

J. K. R O W L I N G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

〔英〕 J.K. 罗琳 / 著 苏农 / 译

与魔法石 I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J. K. R O W L I N G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
与魔法石 ①

◆ (英) J.K. 罗琳 / 著 苏农 /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5450

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1997 by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Text © 1997 by J.K. Rowling

Interior illustrations by Mary GrandPré © 1998 by Warner Bros.

Wizards World, Publishing and Theatrical Rights © J.K. Rowling

Wizards World characters, names and related indicia are TM and © 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

Wizards World TM & © 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I/(英) J.K. 罗琳著; 苏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02-015249-0

I. ①哈… II. ①J… ②苏…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86500号

策划编辑 王瑞琴

责任编辑 马 博

美术编辑 刘 静

封面插图 李 旻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6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5.875 插页3

印 数 1—50000

版 次 2019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249-0

定 价 2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主要人物表

哈利·波特	本书主人公，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一年级学生
罗恩·韦斯莱	哈利在魔法学校的好朋友
赫敏·格兰杰	哈利在魔法学校的好朋友
纳威·隆巴顿	哈利在魔法学校的同学
德拉科·马尔福	哈利在魔法学校的同学
佩妮·德思礼	哈利的姨妈
弗农·德思礼	哈利的姨父
达力·德思礼	哈利的表哥，德思礼夫妇的儿子
鲁伯·海格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钥匙保管员，猎场看守
阿不思·邓布利多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
米勒娃·麦格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副校长
西弗勒斯·斯内普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魔药课教师
奇洛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黑魔法防御术课教师
伏地魔	杀死哈利父母的黑魔头，被人称为“神秘人”



谨以此书献给

杰西卡，她喜欢这故事

安妮，她也喜欢这故事

戴，她是故事的第一位听众

目 录

第1章	大难不死的男孩	001
第2章	悄悄消失的玻璃	019
第3章	猫头鹰传书	033
第4章	钥匙保管员	050
第5章	对角巷	066
第6章	从9 $\frac{3}{4}$ 站台开始的旅程	096
第7章	分院帽	125
第8章	魔药课老师	145
第9章	午夜决斗	158

第1章

大难不死的男孩



家

住女贞路4号的德思礼夫妇总是得意地说他们是非常规矩的人家，拜托，拜托了。他们跟神秘古怪的事从来不沾边，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那些邪门歪道。

弗农·德思礼先生在一家名叫格朗宁的公司做主管，公司生产钻机。他高大魁梧，胖得几乎连脖子都没有了，却蓄着一脸大胡子。德思礼太太是一个瘦削的金发女人。她的脖子几乎比正常人长一倍。这样每当她花许多时间隔着篱墙引颈而望、窥探左右舍时，她的长脖子可就派上了大用场。德思礼夫妇有一个小儿子，名叫达力。在他们看来，人世间没有比达力更好的孩子了。

德思礼一家什么都不缺，但他们拥有一个秘密，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这秘密会被人发现。他们想，一旦有人发现波特一家的事，他们会承受不住的。波特太太是德思礼太太的妹妹，不过姐妹俩

已经有好几年不见面了。实际上，德思礼太太佯装自己根本没有这么个妹妹，因为她妹妹和她那一无是处的妹夫与德思礼一家的为人处世完全不一样。一想到邻居们会说波特夫妇来了，德思礼夫妇就会吓得胆战心惊。他们知道波特也有个儿子，只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孩子也是他们不与波特夫妇来往的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们不愿让达力跟这种孩子厮混。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一个晦暗、阴沉的星期二，德思礼夫妇一早醒来，窗外浓云低垂的天空并没有丝毫迹象预示这地方即将发生神秘古怪的事情。德思礼先生哼着小曲，挑出一条最不讨人喜欢的领带戴着上班，德思礼太太高高兴兴，一直絮絮叨叨，把唧哇乱叫的达力塞到了儿童椅里。

他们谁也没留意一只黄褐色的猫头鹰扑扇着翅膀从窗前飞过。

八点半，德思礼先生拿起公文包，在德思礼太太面颊上亲了一下，正要亲达力，跟这个小家伙道别，可是没有亲成，小家伙正在发脾气，把麦片往墙上摔。“臭小子。”德思礼先生嘟哝了一句，咯咯笑着走出家门，坐进汽车，倒出4号车道。

在街角上，他看到了第一个异常的信号——一只猫正在看地图。一开始，德思礼先生没明白他看到了什么，于是又回过头去。只见一只花斑猫正站在女贞路街角，但是没有看见地图。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很可能是光线使他产生了错觉吧。德思礼先生眨了

眨眼，盯着猫看，猫也瞪着他。当德思礼先生拐过街角继续上路的时候，他从后视镜里看了看那只猫。猫这时正在读女贞路的标牌，不，是在看标牌；猫是不会看地图或是读标牌的。德思礼先生定了定神，把猫从脑海里赶走了。他开车进城，一路上想的是希望今天能得到一大批钻机的订单。

但快进城时，另一件事又把钻机从他脑海里赶走了。当他的车汇入清晨拥堵的车流时，他突然看见路边有一群穿着奇装异服的人。他们都披着斗篷。德思礼先生最看不惯别人穿得怪模怪样，瞧年轻人的那身打扮！他猜想这大概又是一种无聊的新时尚吧。他用手指敲击着方向盘，目光落到了离他最近的一大群怪物身上。他们正兴致勃勃，交头接耳。德思礼先生很生气，因为他发现他们中间有一对根本不年轻了，那个男的显得比他年龄还大，竟然还披着一件翡翠绿的斗篷！真不知羞耻！接着，德思礼先生突然想到这些人大概是为什么事募捐吧，不错，就是这么回事。车流移动了，几分钟后德思礼先生来到格朗宁公司的停车场，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钻机上。

德思礼先生在他十楼的办公室里，总是习惯背窗而坐。如果不是这样，他可能会发现这一天早上更难把思想集中到钻机的事情上了。他没有看见成群的猫头鹰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天上飞过，可街上的人都看到了；他们目瞪口呆，指指点点，盯着猫头鹰一只接一只从头顶上掠过。他们大多甚至夜里都从没见过猫头鹰。

不过，德思礼先生这一天上午过得很正常，没有受到猫头鹰的干扰。他先后对五个人大喊大叫，又打了几个重要的电话，喊的声音更响。他的情绪很好，到吃午饭的时候，他想舒展一下筋骨，便到马路对角的面包房去买一只小甜圆面包。

若不是他在面包房附近又碰到那群披斗篷的人，他早就把他们忘了。他经过他们身边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他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只是觉得这些人让他心里别扭。这些人正嘁嘁喳喳，讲得起劲，但他连一只募捐箱也没有看见。当他拎着装在袋里的一只炸面圈往回走，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的话断断续续飘入他的耳鼓：

“波特夫妇，不错，我正是听说——”

“——没错，他们的儿子，哈利——”

他突然停下脚步，恐惧万分。他回头朝窃窃私语的人群看了一眼，似乎想听他们说点什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他冲到马路对面，回到办公室，厉声吩咐秘书不要打扰他，然后抓起话筒，刚要拨通家里的电话，临时又变了卦。他放下话筒，摸着胡须，琢磨起来……不，他太愚蠢了。波特并不是一个稀有的姓，肯定有许多人姓波特，而且有儿子叫哈利。想到这里，他甚至连自己的外甥是不是叫哈利都拿不准了。这孩子他甚至连见都没见过。说不定叫哈维，或者叫哈罗德。没有必要让太太烦心，只要一提起她妹妹，她总是心烦意乱。他并不责怪她——要

是他自己有一个那样的妹妹呢……可不管怎么说，这群披斗篷的人……

那天下午，他发现自己很难专心考虑钻机的事。五点钟他走出办公室大楼，依旧心事重重，与站在门口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这个小老头打了个趔趄，差一点儿摔倒。“对不起。”德思礼先生咕哝说。过了几秒钟，他才发现这人披了一件紫罗兰色斗篷。他几乎被撞倒在地，可似乎一点儿也不生气，脸上反而绽出灿烂的笑容。“您不用道歉，尊贵的先生，因为今天没有事会惹我生气！太高兴了，因为‘神秘人’总算走了！就连像你这种麻瓜，也应该好好庆贺这大喜大庆的日子！”他说话的声音尖细刺耳，令过往的人侧目。

老头说完，揉了揉德思礼先生的腰，就走开了。

德思礼先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仿佛生了根。他刚刚被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搂过。他还想到自己被称作“麻瓜”，不知是什么意思。他心乱如麻，连忙朝自己的汽车跑过去，开车回家。他希望这一切只是幻象，尽管他从来没有幻想过什么，因为他根本不赞同幻想。

当他驶入4号车道时，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早上他见过的那只花斑猫，这并没有使他的心情好转。这时猫正坐在他家花园的院墙上。他肯定这只猫和早上的是同一只：眼睛周围的纹路一模一样。

“去……去！”德思礼先生大声喝道。

猫纹丝不动，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难道是一只正常的猫的行为吗？德思礼先生感到怀疑。他先让自己镇定下来，随后就进屋去了。他仍决定对太太只字不提。

德思礼太太这一天过得很好，一切正常。晚饭桌上，德思礼太太向丈夫讲述了邻居家的母女矛盾，还说达力又学会了一个新词（“决不”），德思礼先生也尽量表现得正常。安顿达力睡下之后，他来到起居室，听到晚间新闻的最后一段报道：

“最后，据各地鸟类观察者反映，今天全国猫头鹰表现反常。通常情况下，它们都是在夜间捕食，白天很少露面，可是今天，日出时猫头鹰就四处纷飞。专家们也无法解释猫头鹰为什么改变了它们的睡眠习惯。”新闻播音员说到这里，咧嘴一笑，“真是太奇妙了。现在我把话筒交给吉姆·麦古，问问他天气情况如何。吉姆，今天夜里还会下猫头鹰雨吗？”

“噢，泰德，”气象播音员说，“这我可不知道，今天不仅猫头鹰表现反常。全国各地，远至肯特郡、约克郡、丹地等地的目击者都纷纷打来电话说，我们原来预报昨天有雨，结果下的不是雨而是流星！也许人们把本该一星期后举行的庆祝篝火之夜晚会提前举行了，朋友们！不过我向你们保证，今晚一定有雨。”

德思礼先生坐在扶手椅上惊呆了。英国普遍下流星雨？猫头鹰光天化日之下四处纷飞？到处都是披着斗篷的怪人？还有一些

传闻，关于波特一家的传闻……

德思礼太太端着两杯茶来到起居室。情况不妙。他应该向妻子透露一些。他心神不定，清了清嗓子。“唔——佩妮，亲爱的——最近有你妹妹的消息吗？”

不出所料，德思礼太太大为吃惊，也很生气。不管怎么说，他们通常都说自己没有这么个妹妹。

“没有，”她厉声说，“怎么了？”

“今天的新闻有点奇怪，”德思礼先生嘟哝说，“成群的猫头鹰……流星雨……今天城里又有那么多怪模怪样的人……”

“那又怎么样？”德思礼太太急赤白脸地说。

“哦，我是想……说不定……这跟……你知道……她那一伙人有关系……”

德思礼太太噘起嘴唇呷了一口茶。德思礼先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大胆地把听到“波特”名字的事告诉她。他决定还是不要太冒失。于是他尽量漫不经心地改口说：“他们的儿子——现在该有达力这么大了吧？”

“我想是吧。”德思礼太太干巴巴地说。

“他叫什么来着？是叫霍华德吧？”

“叫哈利，要我说，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普通名字。”

“哦，是的。”德思礼先生说着，感到心突然往下一沉，“不错，我也这么想。”

他们上楼睡觉时，他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个话题了。德思礼太太进浴室以后，德思礼先生就轻手轻脚来到卧室窗前，看着前面的花园。那只猫还在原地，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女贞路的街角，好像在等待什么。

他是在想入非非吗？这一切会与波特一家有关吗？如果真有关系——如果最后真跟他们夫妇有关——那么，他认为他是承受不住的。

德思礼夫妇睡下了。德思礼太太很快就睡着了，德思礼先生却思绪万千，怎么也睡不着觉。不过在他入睡前，最后一个想法使他感到安慰：即使波特一家真的被卷了进去，也没有理由牵连他和他太太。波特夫妇很清楚德思礼夫妇对他们和他们那伙人的看法。他不觉得他和佩妮和任何可能正在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他打了个哈欠，翻过身去。不会影响到他们的……

他可是大错特错了。

德思礼先生迷迷糊糊地陷入了并不安稳的梦乡，可花园墙头上那只猫却没有丝毫睡意。它卧在墙头上，宛如一座雕像，纹丝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女贞路远处的街角。邻街的一辆汽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两只猫头鹰扑扇着从头顶上飞过，它也一动不动。实际上，快到午夜时，它才开始动了动。

猫一直眺望着的那个街角出现了一个男人，他来得那样突然，悄无声息，简直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猫尾巴抖动了一下，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

女贞路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男人。他个子瘦高，银发和银须长到都能够塞到腰带里了，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穿着一件长袍，披着一件拖到地的紫色斗篷，蹬一双带搭扣的高跟靴子。半月形的眼镜后边一双湛蓝湛蓝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的鼻子很长，但是扭歪了，看来至少断过两次。他的名字叫阿不思·邓布利多。

阿不思·邓布利多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从他的名字到他的靴子，在他来到的这条街上都不受欢迎。他忙着在斗篷口袋里翻寻，好像找什么东西。但是他似乎确实发现有人在监视他，因为他突然抬头看见一直在街那头注视着他的那只猫，出于某种原因，他觉得这只猫的样子很好笑。他咯咯笑着，咕哝说：“我早就该想到了。”

他在里边衣袋里找出了他要找的东西，看起来像一只银质打火机。他把它轻轻弹开，高举起来，咔嗒一声，离得最近的一盏路灯噗的一声熄灭了。他又咔嗒了一下——第二盏灯也熄灭了。他用熄灯器咔嗒了十二次，整条街上只剩下远处两个小小的光点，那是监视他的那只猫的两只眼睛。如果这时有人向窗外看，即使是眼尖的德思礼太太，也不会看到马路上发生的一切。邓布利多把熄灯器放回斗篷里边的口袋里，顺着街道向4号走去。他在墙头猫的身边坐了下来。他没有看它，但过了一会儿便跟它说起话来。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您，麦格教授。”

他回头朝花斑猫微微一笑。花斑猫不见了，换成一个神情严肃的女人，戴一副方形眼镜，看起来跟猫眼睛周围的纹路一模一样。她也披了一件翠绿色斗篷，乌黑的头发绾成一个很紧的发髻。她显得非常激动。

“您怎么认出那是我？”她问。

“我亲爱的教授，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猫会这样僵硬地待着。”

“您要是在砖墙上坐一整天，您也会变僵硬的。”麦格教授说。

“一整天？您本来应当参加庆祝会的呀？我一路来到这里，至少遇上了十二场欢快的聚会和庆祝活动。”

麦格教授气呼呼地哼了一声。

“哦，不错，人人都在庆贺，很好！”她恼火地说，“您以为他们会小心谨慎一些，其实不然，连麻瓜们都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上他们的电视新闻了。”她猛地把头转向德思礼家漆黑的起居室窗口，“我都听见了。成群的猫头鹰……流星雨……好了，他们也不是十足的傻瓜，有些事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肯特郡下的那场流星雨——我敢说准是德达洛·迪歌干的。他本来就没多少头脑。”

“您不能责怪他们，”邓布利多心平气和地说，“十一年来值得我们庆贺的事太少了。”

“这我知道，”麦格教授气呼呼地说，“但这些不是冒险胡来

的理由。他们也太不小心了，大白天跑到街上，也不穿上麻瓜们的衣服，还在那里传递消息。”

说到这里，她机敏地朝邓布利多斜瞟了一眼，似乎希望他能告诉她些什么，但邓布利多没有吱声，于是她接着说：“如果正好在神秘人终于失踪的那一天，麻瓜们发现了我们的一切，那可真是太奇妙了。我想他真的走了吧，邓布利多？”

“好像是这样，”邓布利多说，“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您来一块柠檬雪宝糖好吗？”

“一块什么？”

“一块柠檬雪宝糖。这是麻瓜们的一种甜点。我很喜欢。”

“不了，谢谢。”麦格教授冷冷地说，看来她认为现在不是吃柠檬雪宝糖的时候，“像我说的，即使神秘人真的走了——”

“我亲爱的教授，像您这样的明白人，总该可以直呼他的大名吧？什么‘神秘人’不‘神秘人’的，全都是瞎扯淡——十一年了，我一直想方设法说服大家，直呼他的本名：伏地魔，”麦格教授打了个寒战，可邓布利多在掰两块粘在一起的雪宝糖，似乎没有留意，“要是我们还继续叫神秘人神秘人的，一切就都乱套了。我看直呼伏地魔的大名也没有任何理由害怕。”

“我知道您不害怕，”麦格教授半是恼怒，半是夸赞地说，“尽人皆知，您与众不同。神秘人——哦，好吧，伏地魔——他唯一害怕的就是您。”